

文学评论

书家赤诚心 翰墨写名文

——陈永和《江南三大名楼诗文书法作品集》赏析

□ 孙贤坤

了40多个成语、37个历史典故,气势豪放,文辞优美,用典贴切,特别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描绘出了一幅鄱阳湖壮丽的自然美景。在滕王阁的墙楼上一直镶嵌着伟人毛泽东书写此诗的巨幅书法作品。

《岳阳楼记》更是被称为千古绝唱。庆历新政失败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滕子京,把一幅洞庭湖的山水画和重修岳阳楼的设计图,寄给同时被贬在邓州的范仲淹,嘱他为重新修建的岳阳楼作文以记之。因同是被贬之人,志趣相投,他满怀激情,一夜之间写出了这篇千古奇文。该文通过对洞庭阴晴景象的对比,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系天下的理想信念,充分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范仲淹的这句名言,成为激励人们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动力之源。

陈永和的书法本就功底深厚,属于典型的帖学一派,在创作三大名楼的名篇佳作时,更是充满激情、任意挥洒、笔酣墨畅,使书写的三大名篇书法更加光彩夺目。

陈永和,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字,注

定了他的一生,将与书法结缘。

1952年9月8日,陈永和出生,其伯父陈方海给他取名“永和”,其寓意显而易见,就是愿他长大后,继承父辈的事业,致力于书法艺术。陈永和没负父辈所望,受家风的熏陶,从6岁就开始学习书法,两位伯父发现他天资聪颖,极爱书法,便口诀手授,教以笔法,耳濡目染,从此走上了学习书法之路。无论是在求学时期,还是从事教育工作时期,他都坚持学习书法,乃至退休多年来,更是视书法为生命,笔耕不辍。

一个成功的书法家,必须有传统基础、

时代气息、个人风格加勤奋刻苦。陈永和

和学习书法,尊重传统,尊重经典,先学晋唐

楷书及二王行草,后学魏晋碑刻,近些年主

攻沈尹默、胡问遂、梁盛斌的行书,并认真

研究时代书法,加进自己的感情,逐渐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称为“永和”体。著

名书法家欧阳阳剑评价陈永和“敢耗千缸

水,练成永和风”。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永和在学习书法取

得了成功。现为中国老年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榜书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香港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长江书院院士、长江大学书法客座教

授。其作品多次入选入展各类书法作品展并获奖。所获奖品、奖状、荣誉证书装满了几大箱子,报道他学习书法的文章几十篇。经常有人向他求字,著名电影演员陈道明几次邀请他到北京一起切磋书艺,向他索要书法作品。2008年他的书法作品参加纪念范仲淹诞辰1200年全国书画大展,被评为“金奖作品”,并入编《纪念范仲淹诞辰1200年全国书画大展作品集》。

2012年,他用榜书创作的《黄鹤楼记》《滕王阁序》《岳阳楼记》三大名楼的书法作品,每个字1.3米见方,每页一个字,共1330个字,每册20个字,共装订了70册,累计长度1872.8米,总重量600公斤,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陈永和书法取得成功,后不忘回报社会。2020年他书写的行楷书《千字文》镌刻在从安徽购回来的254多块石碑上,每块碑上4个字,嵌连成高1.7米,长100米的书法长廊。耗资几十万元,他无偿地捐献给了家乡。

陈永和今年已75岁了,苦练书法近70年如一日,但他仍沉醉于书法艺术之中。他决心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为传承弘扬中国书法艺术这一国粹发挥余热,作出贡献。

读书心得

历史狂想与叙事困局

——读邱华栋《空城纪》有感

□ 姚锦

一个终极命题:当文明被黄沙掩埋,人类究竟在守护何种永恒?

邱华栋的笔触在龟兹石窟壁画与尼雅遗址的木牍文书间游走,将佛教东传的梵音与丝绸之路的驼铃编织成复调叙事。他以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复原了于阗玉雕琢宫廷礼器的鎏金细节,却又用小说家的特权让楼兰公主与汉朝使节在月光下讨论存在主义。这种虚实交织的叙事策略,本质是对传统历史小说的一次激烈突围:当史书中的只言片语被注入血肉,当斯坦因盗走的壁画碎片在文本中重新拼合,历史不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人物血管里的液态记忆。但值得警惕的是,当作者让唐代戍卒用现代诗体书写家书时,这种时空错位的诗意是否构成了对历史本质的僭越?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废墟意象,既是西域文明的物质遗存,更是叙事策略的隐喻装置。邱华栋让当代考古学家在楼兰古城遗址中与公元三世纪的商队首领展开超现实对话,这种刻意制造的时空褶皱,暴露出作者对历史纵深感的极致追求。但当尼雅

遗址的佉卢文木牍与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室形成镜像对照时,过于工整的对称结构反而消解了废墟应有的混沌性。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小说将敦煌藏经洞的劫难与当代文物走私并置时,这种跨越千年的道德审判是否简化了文明传承的复杂肌理?

在男性主导的历史书写传统中,《空城纪》难得地让鸠摩罗什的母亲耆婆从经卷边缘走向叙事中心。这个龟兹王族女性在丈夫被刺杀后,既要守护佛经翻译事业,又要在权力漩涡中平衡母亲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其挣扎堪堪称西域版的“安提戈涅”。但当小说将高昌回鹘公主设计成精通波斯天文学的叛逆者时,这种现代女性意识的强行植入,使得人物更像是文化符号的拼贴而非血肉之躯。

这部小说采用多视角切换与非线性叙事,让汉代戍卒的骨笛与当代音乐家的电子合成器在文本空间形成诡异共鸣。这种后现代叙事实验本可成为突破历史小说范式的手术刀,但当敦煌壁画修复师突然开始用福柯话语分析自己的工作意义时,

知识分子的理论癖好撕裂了叙事的织物。更致命的是,六个古城故事虽以“空城”主题串联,但过度的情节密度导致每个篇章都是未完成的交响乐章——当读者期待龟兹石窟的颜料配方与楼兰古城的生态灾难形成主题变奏时,叙事却匆匆转向于阗玉矿的权力斗争,这种美学上的饕餮盛宴最终演变为结构性的消化不良。

《空城纪》无疑是一部充满悲怆力量的文明悼亡书,邱华栋用三十年积累的历史能量,在文本中重建了西域古城的血色黄昏。但当他在后记中宣称要“为出生地献土文学纪念碑”时,这种文化寻根意识或许正是作品的阿喀琉斯之踵——过度浪漫化的历史想象,终究在楼兰公主的裙裾下露出了现代文人的乡愁底片。真正的历史想象力不应止步于废墟的美学消费,而需直面文明进程中那些永不愈合的伤口。当小说结尾处,考古队员在尼雅遗址发现刻着量子力学方程的木牍时,这种后现代戏谑或许暗示着:所有对历史的书写,终究只是当下焦虑的镜像投射。

从词理到时代的叩问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辩证智慧

□ 袁枫

在探讨词人身份与才华的关系时,王国维的见解率先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固有认知。他直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人君所长处。”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若以词人的标准衡量,其深宫教养使其欠缺治国理政的能力;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视角审视,这份未经世俗雕琢的“赤子之心”,恰恰成为词中真挚情感的源头。

王国维将诗人划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类:“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如《水浒传》《红楼梦》的作者,需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来创作;“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像李煜,仅凭纯粹的内心便能倾诉无尽愁绪。这两种创作路径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

王国维对文学表达的论断也充满辩证。“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点明了情感体验中的矛盾。喜悦往往流于表面,而愁苦却能直击人心深处。“散文易学

而难工,韵文难学而易工”,则揭示了文体学习中的悖论。散文看似入门容易,却难以达到精妙之境;韵文虽需掌握格律功底,却相对容易呈现工整之态。元曲家白仁甫的创作便是例证:其《秋夜梧桐雨》雄浑悲壮,堪称元曲中的典范,而《天籟词》却略显粗浅,这恰好说明了“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才华在不同领域会呈现出“长短相生”的辩证态势。

王国维对“诗人与外物”“诗人与宇宙人生”的解读可能更为深刻。他提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这里的“轻视”是指不被外物束缚的创作自由,“重视”则是与外物共情的细腻感知,二者不可或缺。而“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内”意味着沉浸于生活以获取生机活力,“出外”则是跳脱出来以获得高远的境界,唯有兼顾二者,才能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

这种辩证思维,同样映射在王国维自身的人生轨迹与时代选择之中。他曾是“海宁四才子”之一,却在科试中失意;后来转而钻研新学,最终成为清华研究院“五星聚奎”之一的导师,人生境遇在“失意”与“成就”之间起伏。1927年,面对时局动荡,50岁的他选择自沉湖水,以“文化殉道者”的姿态坚守心中的“道统”;同年,34岁的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写下“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以革命者的昂扬斗志直面困境。二者看似对立,却共同反映出时代剧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构成了“传统坚守”与“变革突破”的辩证对照。

研读《人间词话》中的辩证法,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学创作的规律,更能从中领悟人生与时代的智慧:矛盾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共生共荣。这份跨越时空的智慧,至今仍能为我们认识事物、选择人生道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百年孤独》中的男人形象

□ 杜凤

中,他是开拓者与疯智者。他体格健壮、极富探索精神,带领村民建立马孔多,规划街道并推动村庄发展;但痴迷科学实验,比如磁铁炼金、天文研究,最终因理想幻灭与孤独陷入疯狂,被绑于树下死去。这一形象具有双重性象征。既是创造秩序的奠基者,又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家,其疯狂暗喻人类理性边界的崩溃。

何塞·阿尔卡蒂奥,他是第二代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姓,就是说他是父亲的再现。就像我们中国人,我的父亲是老杜,我是中杜,我的小孩就是小杜。不过他们的姓名,不但重复姓,而且重复名。在小说中这个长子的人物形象是动物性本能的象征。他体格魁梧、性欲旺盛,年少时随吉卜赛人流浪,归乡后强占土地,沉溺情欲。他隐喻暴力与矛盾。蛮横专制却冒险解救弟弟奥雷里亚诺,最终不明原因被枪杀,体现原始冲动与家族纽带的撕裂。因在人群中见到一个吉普赛女孩就同她一起出走,没有过程。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回到了马孔多。回家之后不久,决定同自己的养妹结婚。

阿尔卡蒂奥,小说中只用一个名,他属于第三代。暗示一代不如一代。他属于权力异化的形象。任马孔多军政长官后滥用职权。比如强征税款、随意杀人。最终被政府军处决,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性。

第二类是奥雷里亚诺系列。这一系列象征孤傲理性与宿命抗争。代表人物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是布恩迪亚家族第二代次子。也就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弟弟。他从敏感少年到冷酷战士。构建二元对立。目睹冰块时显露预言天赋;婚后丧妻投身革命,发动多场起义均告失败。孤独的终极化身。晚年回归制作小金鱼的循环,唇线“象征无情的决断与永恒的沉思”,其抗争与妥协成为家族孤独命运的缩影。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奥雷里亚诺第二。原名何塞·阿尔卡蒂奥·塞贡多。他是《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第四代的双胞胎成员之一,与其兄弟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互为镜像。童年时与李生兄弟互换姓名手环,导致本名“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他被称作“奥雷里亚诺第二”。其体格魁梧如家族

第二代何塞·阿尔卡蒂奥,却顶着象征孤僻智慧的“奥雷里亚诺”之名,违背了家族姓名与性格的对应传统。

这一系列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第六代奥雷里亚诺,他在小说的结尾才完成历史使命。他是被译宿者。毕生研读梅尔基亚德斯手稿,最终揭示家族“被飓风抹去”的预言,完成从迷茫到觉醒的闭环。

第三类是关键象征人物。代表人物是梅尔基亚德斯,他是吉卜赛先知。他是智慧与预言载体。以手稿引导布恩迪亚家族,其亡灵徘徊于家族史,象征人类对知识与命运不可控的追逐。

第四个方面是男性群像的悲剧性的核心隐喻。马尔克斯通过两类男性命名,阿尔卡蒂奥或者奥雷里亚诺。构建二元对立。阿尔卡蒂奥们,象征本能、暴力与短视,被动物性欲望驱使走向毁灭;奥雷里亚诺们,代表理性、孤傲与徒劳抗争,深陷精神牢笼。二者共同指向拉丁美洲的封闭性循环——缺乏文化兼容性、盲目变革与无引导的探索,最终导致百年孤独的宿命。

好书推荐

《问心三部曲》再版

直面灵魂的三重追问



为什么有的人在权力诱惑面前一步步沉沦?为什么有的人在面临抉择时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为什么有的人在欲望与责任之间反复摇摆?丁捷的《问心三部曲》——《追问》《初心》《撕裂》,正是对这些尖锐问题的正面回应。

三部作品以纪实、随笔、小说三种不同文体,形成“追问—初心—裂变”的主题链条,直击灵魂的隐痛。自2017年起陆续出版以来,曾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今,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统一再版推出套装,使读者能够在一部整体作品中,更加完整地体验这场深刻的心灵追问。

《追问》:一部令人震撼的当代“罪与罚”

《追问》是一部纪实反腐文学。作者调阅了633份案例卷宗,从中精选28个典型案例,并与13位落马官员进行深度访谈。书中呈现的,不仅是权力的腐蚀过程,更是灵魂一步步沉沦的轨迹。一位官员坦言:“本来出身平民,可是在官场上越来越大,竟以为自己能有吞象的力量,这种错觉来自身边人的恶捧,也来自本身的逐年膨胀。”另一人更是自白:“奉承、巴结的人多了,自己开始飘飘然,放松了警惕,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见怪不怪,从看得惯,到自己做得惯,是转眼间的事。”

作者在书中揭示了腐败的心理机制:从侥幸,到麻醉,再到彻底沉沦。

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序言中评价:“《追问》是当下难得一见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更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当代‘罪与罚’。”这既是对作品文学品质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其思想价值的精准概括。

对读者而言,《追问》不仅是案例剖析,更是一面镜子。它提醒人们:哪怕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妥协,都可能成为滑向深渊的起点。

《初心》:守护灵魂坐标

如果说《追问》揭示的是病灶,那么《初心》则回到信仰的源头,追问“为什么出发”。这本书是一部心灵随笔,文字真诚而率直。

与《追问》的冷峻相比,《初心》多了一份温度。作者提醒:“初心就在那里,就在所有人出发的地方,就在那些没有成本、无须投资的精神世界里,就在我们善良美好的本愿里。”这让“初心”不再停留在宏大叙事,而是与每个人的日常息息相关。

另一句意味深长:“遗失初心,有始无终。”初心是内心的北极星,没有它,人就会在纷繁的世界里迷失。

任彦申在序言中评价:“《初心》更不企图引领和教化,而是作者自我心灵的直白,真诚情感的结晶。它语态亲切,态度率真,因此读来感人至深。”这使得《初心》不仅是理论思辨,更是能打动人心的灵魂文学。

对读者来说,《初心》是一种自省的契机。在生活与事业的选择中,是否还记得自己最初的信念?

《撕裂》:欲望与责任之间

《撕裂》以小说的形式,将理想与欲望的冲突放进具体的人物命运之中。主人公是一位有理想、有能力的青年干部,但在家庭、情感和权力的多重漩涡中,逐渐陷入困境。一边是卧病在床的结发妻子,一边是唤醒青春记忆的红颜知己,心里的天平摇摆不定。这不仅是情感的选择,更是道德与欲望的撕扯。主人公并非不懂道义,只是一次又一次在欲望与责任之间选择了前者。正是这种不断的妥协,让人物走向幻灭。

作者写道:“你看到成功者风光的那一刻,是否能想象到他擦亮鞋亮的鞋子里,那双脚已经血肉模糊?你听到成功者通过话筒传播出来的豪言壮语的那一刻,是否能想象到你听不到的低声部,充斥着虚假、欺瞒、谄媚和违心?”这句话揭示了普遍的人性困境。

周梅森在序言中指出:“《撕裂》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时代隐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撕裂,更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撕裂——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公与私、义与利之间的巨大牵扯。”这句话揭示了小说超越个体故事的深刻意义。

《问心三部曲》以《追问》的纪实冷峻、《初心》的真诚随笔、《撕裂》的小说叙事,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精神链条。从良知,到初心,再到裂变,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问心体系”。

本套书的再版不仅因为过去的畅销作品,更是当下依然迫切需要的心灵读物。它直击社会与人性痛点,为读者提供了警醒、自省与思考的契机。就如《初心》所写:“从初心出发,生命来来往往,守得本愿,方得美好。”这句话可以作《问心三部曲》的注脚。它提醒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良知,守护初心,才能不至于在裂变中迷失。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套书不只是三本书,更是一面镜子,一次追问,一种力量。它告诉我们:良知不可泯灭,初心不可遗忘,裂痕之中仍有重建的可能。